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馬鐵人鋼

費礼文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馬鐵人鋼

文 礼 費

上海文艺出版社·1956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鋼鐵工人的革命干劲，着重刻画了上海某煉鋼厂中一个平凡的搬运老工人吳立本，在党的号召的鼓舞下，通过社会主义竞赛、生产大跃进，表现了爱厂胜家的先进思想；在忘我的劳动中，开动脑筋，进行技术革新，并关心别人，帮助落后，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，解决了许多生产环节上的重要问题，使鋼鐵产量直线上升。

上海文艺丛书

鋼 人 鉄 馬

費 礼 文 著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 0074

开本 650×1168 柱 1/32 印張 1 7/8 插頁 2 字數 47,000

1958年10月第1版

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5,000 定价 (7) 0.24 元

中午。黃浦江邊一家鋼鐵廠，瀰漫在煙霧里。遠遠看去，高大的煙囪、水塔，巍峨的廠房，鑲在碧藍的天空里，象是一幅瑰麗的油畫。

鋼鐵廠大門口，汽車裝着鋼材、原料，穿梭地進出着。

走進大門，一眼望不到頭的蘆席長廊上，貼滿了紅紅綠綠的工人的決心書；天安門式的競賽擂台上，各個車間突破指標的紅箭頭，都快冲到頂點；廠門上懸挂着紅底白字的“東風永遠壓倒西風”，“鼓足干劲、力爭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”的大橫幅。道旁矗立着“堅決貫徹總路線，一天等於三十年”的標語牌。

廠內人聲喧嚷，車間、道路、擴建廠房的建築工地，到處呈現一片繁忙景象。突然，一隊女多男少的隊伍，敲鑼打鼓從原料場出來，轉彎順着運料車鐵軌向平爐車間走着。領頭的是個二十一歲的女孩子，她剪着短髮，穿着藍布工作服，人生得俊秀端正。她的手里拿着一張大紅挑戰書，和並排走的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婦女，有說有笑顯得很神氣。路旁的人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她們，有的還在議論些什麼。

走了一段路，这个队伍赶上了几部运料車。几个运料工人很費勁地推着車子，但車子还是走得很緩慢，忽然，当中一部車子推不动了，这个运料工人向前面喊着：“何小海，快来，这該死的車輪又不管用了！”最前面运料車上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运料工，閉声跑到这部运料車跟前，煩躁地跺了下脚，蹲到地上看車輪子。其他运料工也圍了过来。

敲鑼打鼓的队伍走近了这伙人。一个运料工閉声扭回头向那个女孩子問道：“哟，張小梅，你們这是干啥呀？”

“干啥？”張小梅举了举手中的挑战書，挺了挺胸說，“給你們运料組下战書来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何小海霍的站了起来，打量了对方一下后，說，“嘿，我当是誰呢？原来是原料場装卸組的几員女将。……嗯，这可真有点天搖地动了，就凭你們几位祝英台……”

“誰是祝英台？我們是打天門陣的穆桂英！”那位青年妇女打断他的話头。

“我的阿三嫂，反正都是女的唄！”何小海聳聳肩膀說，“居然先向我們这些男的，还有我这个小鉄牛挑战，未免有点‘那个’吧！”其他几个运料工，都附和着笑起来。

“別門縫里看人，你們不拖我們后腿，就上上大吉啦！”張小梅示威地把挑战書送到何小海面前，說，“先看看挑战条件。”

何小海看了看挑战書，搔了搔头，惊奇地說：“什么！你們要把装卸速度提高两倍？……”

“要你們运料組保証跟上我們的速度，把料运走！”阿三嫂紧接着对方的話尾一个字一个字的說着。

“我們……”何小海看了看出了毛病的运料車，又面帶難色地看了看自己的伙伴。伙伴們用无可奈何的表情回答何小海。

“怎么？我們的战鼓一敲，你們就吓破胆啦！”張小梅神氣地說，“你們到底敢不敢接挑战書？”

“什么？”何小海一下子連脖子都紅了，把手往張小梅面前一伸，說，“神氣什么，拿来！”

“就給你？”張小梅搖了搖頭說，“不行，我們要把挑战書亲手交給你們組長。”

“說的对，只有这位‘样样管’点了头才能算数。”阿三嫂向四周看了看問，“咦，这老头人呢？”

“我們組長代表大伙，正在車間打擂台哩！”何小海提起吳立本，頓時精神百倍，挺起胸脯回答。

張小梅听了，先和阿三嫂耳語了一陣，然后說：“走，我們把挑战書送到他們擂台大会上去。”

挑战队整好队，在鑼鼓声中向車間走去。

“嘿，有了三两顏料，就一本正經开染坊啦！”何小海叉着腰，望着走去的挑战队，气呼呼地說。突然他轉过身来，揮着拳头說：“小伙子們，把运料車推起来，先干点給他們瞧瞧。”

“小鉄牛，就是这些倒霉的老爺車不爭气呀……”一个运料工低声对何小海說。

“你泄什么气呀？干起来再說！把命拚了，也不能讓这些姑娘大嫂子們笑話我們。”何小海說完，轉身大踏步向挑战队追去。

二

平爐車間會議室里，熱火朝天地開着比先進擂台大會。這是間不太寬敞的房子，但里里外外連窗子外面，大門口都擠滿了黑壓壓的人群。會議室盡頭主席台上，用紅布拉成一條橫幅，橫幅上面寫着“英雄人物出今朝”。橫幅左右有一副對聯，上下聯寫着：“拳打保守思想，腳踢落后指標”。靠近主席台兩旁有兩塊大標語牌，左面一塊寫着“鋼鐵英雄漢，奮起大激戰，山在肩上記，地下另辟天”；右面一塊寫着“政治挂了帥，生產大提高，干劲冲天鉆勁大，擂台比武呈英豪”。

主席台當中挂着毛主席畫象，象的背後用紅布折成萬道光芒模樣，上面貼着“在總路綫光輝照耀下前進”幾個鑲邊紅字。台上坐着五個人，當中那個精神飽滿，兩目炯炯有光的四十多歲的黑大漢，是廠里黨委書記兼代廠長李東，他的左邊那個剪着平頂頭，穿着帆布工作服的二十七歲的小伙子，是平爐車間的主任吳德成。

會議已經進行了好一陣。老爐長許長根剛講完話，人們歡笑着鼓着掌。一個胖胖身體，高高個子，三十歲不到的青年爐長王阿三，忽然靈地站起身來，腳步如飛地趕過其他要發言的人，一下子跳到台上，拉開許長根老爐長，粗着喉嚨喊道：“我們二號爐青年班，擺的是快速煉鋼擂台，要和所有煉鋼好漢在平爐旁邊比個高下。首先是和大伙賽每爐鋼的冶煉時間，要把剛創造的三點三十分全國新紀錄，再縮短半小時。”……

“唉呀，一下子縮短這麼多！”台下的人都驚訝地議論着。有的更是連連搖頭。

坐在靠近台口的一個煉鋼工，焦急地拉着剛跨下台的許長根說：“許師傅，指標這樣高，我們班能把他們打下擂台嗎？”

“嘿，我們這位猛張飛，上來就給大伙來個原子彈！”黨委書記李東說完，隨着大家的眼光也望着許長根。

許長根正胸有成竹地附在那個煉鋼工耳朵上嘀咕什麼。李東問他：“許長根同志，你是王阿三的師傅，又是他的對手，你說說這個新指標能行嗎？”

許長根理理花白胡子，站起來說：“黨委書記，只要有骨頭，天高的指標也能辦到。”說着，說着，他激動地站起來接着說，“我們平爐能在三天內創造七次全國新紀錄，也就能……”

“師傅，你記錯啦，是九次。”王阿三打斷對方的話說。

人群哄笑着。

“這……這，唉呀，這年頭，你就是長了八個腦袋，也要給數目字弄糊塗啦。……小伙子，千句并一句，行！你等着吧！”人群由哄笑轉為熱烈鼓掌。

王阿三揮着手說：“好啊，師傅！咱們戰場上見。”接下去又說，“第二，賽產量，我們要致每一爐鋼，再增產一噸；第三，要讓爐齡從五百爐延長到八百爐。……”

“別忘了質量，還有安全！”車間主任吳德成插上來提醒地說。

“哈，我們這位車間主任，到哪也忘不了他的質量，他的安全。”王阿三說。

大伙會意地笑了。

“放心吧，吳主任，我們保證不出任何事故，出的全是優質鋼。”王阿三說到這里，掏出幾張紅紙，在人群里張望了一陣，

說：“我們除了歡迎各個煉鋼班較量外，還要向幾個配合組挑戰！……吳立本同志，這是給你們下的挑戰書，我們要運料組保證按時按量供應原料！”

下面沒有應聲。修理工小孫喊道：“喂，我們這位‘樣樣管’呢？”隨着他的喊聲，大家都左顧右盼地尋找起來。

“唉呀！你怎么跑到這兒來啦？王阿三在台上點你的名呢！”門口有個工人喊了起來，引得大伙都向門口望去。

門口有幾個人圍蹲在一起。一個頭髮花白、滿臉皺紋、袖子卷得老高的老工人，正揮着結實的胳膊，在和其他幾個人說着什麼。聽到喊聲，抬起頭來說：“什麼？王阿三挑上門來啦！……沒什麼了不起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填，我們早有準備。”說着，他霍的站起來，向會場里大聲應着，“我們應戰。”但走了一步，他又回頭對那幾個人說，“你們組的產量准能跳一倍。別害怕，再加幾個運料的准成。”

“對，對。”其他幾個人相互點頭商量着。

吳立本這才如釋重負地擦着汗，穿過人群向主席台走去。走到那個修理工小孫跟前，突然，想起什麼似的從袋里摸出三根斷車刀料，伸到小孫面前說：“小孫，這玩意是你們的嗎？”

“喂！……師傅，你從哪兒拿來的？”小孫奇怪地站起來，瞅着吳立本。

“從廢料堆里撿來的！……知不知道這要值好幾塊錢呢！”他用手打了一下小孫的頭接着說，“敗家精，拿去！”吳立本把料子交給了小孫。這個插曲，惹得整個會場都哄笑起來。

黨委書記在主席台上輕聲對吳德成說：“小吳，你這位叔叔還是沒日沒夜地管着廠里的大小事情嗎？要叫他注意身體

啊！”

“說破嘴唇也沒用。弄得你一点办法也沒有。”

“这个倔老头，是很难說服呀！”党委書記用敬愛的眼光，看着吳立本，深有体会地点着头。

“喂，現在是打擂台，你还磨菇什么？挑战書你接不接？”王阿三在台上指着吳立本。

“唉呀！我的猛張飞老弟，你就是在当阳桥大吼一万声，也吓不退誰！这儿不是长坂坡……”吳立本剛走到台口，何小海、張小梅一伙人敲鑼打鼓冲进会场，把他的話头給打断了。

“吳組長，这些女将向我們挑战来了。”何小海大声喊着走进来。

“唉呀，老吳，你們給人两面夹攻啦！”党委書記向吳立本做了个双拳对碰的手势說。引得大伙笑了。

“党委書記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我們組員力气大，干脆把他們一头一个，当石担举起来。”吳立本先接下張小梅的挑战書，再跳到台上接下王阿三的挑战書，学着举重的样子，把两手举起来。

“先別吹牛，你拿什么条件应战？”王阿三問吳立本。

“看样子，我們这位‘样样管’只好討饒啦。”阿三嫂随着助威的人喊着。

何小海着急地說：“吳組長，他們两口子一块儿上啦！快点說啊！”

吳立本在大家的笑声里，搔了搔脑袋，大声地說：“对，說！別看我們运料組只有几百部老牛破車，可是……”他回身向外面的橫幅指了指說，“为了咱們上海今年生产一百二十

万吨鋼，你們原料場卸多少，我們運多少；你們平爐上要多少，我們供應多少！……我們要跟時間競賽。”

“說得對，應該追趕時間，時間對於我們來說，就是鋼！我們要向時間要鋼！”隨着黨委書記的插話，會場里響起熱烈的掌聲。

何小海神氣地向張小梅做手勢，好象說，你們瞧瞧，等着吧！

吳立本見李東坐下來，又笑着对大家說：“黨委書記這一插嘴，讓我想起一件新鮮事來。昨天，廠里來了幾個英國記者，領導要我去同他們談談。”吳立本激動地做着手勢，接着說，“那幾個英國人神氣地問我：你們要十五年趕上我們英國，有什麼根據？上海今年要生產一百二十萬噸鋼，把握又在哪？……我說：根據是我們的總路線；把握是我們六萬萬人一條心！”

“對！”大伙情不自禁地鼓掌喊好。

“這些家伙不死心，搖著頭說：即使能趕上，十五年的時間是夢想！”吳立本繼續說。

“你怎樣回答呢？”大伙簡直聽迷了，搶着問。

“我說：記者先生們，我們現在還嫌十五年的‘夢’太長了呢！……我們要一天干它二十年的活。不用幾年，你就會看見一個鋼鐵巨人，象山一樣站在你的面前。那時，你就是扭歪腦袋，伸長脖子，也只能看到它的腿肚子。……”

“妙！”又是一陣掌聲，笑聲。

“老夥伴們，小伙子們，大家跨上千里駒沖吧！……我們向來說一不二，什麼英國不英國的，我們一定要把他們撇得老遠

老远的。”吳立本滿面紅光，拳頭捏得鉄緊。

青年們都興奮地站了起來。會場里長時間地充滿了熱烈的掌聲。

三

天黑了，整個工廠燈火通明。

下班鈴響過了，何小海滿頭大汗，把空車推進了原料場，然後喘着氣走進休息室。

吳立本擦着汗，也來到休息室。他看見何小海高興地說：“小海，第一仗咱們可打了個漂亮仗，嗨，全跟上啦！”

“組長，……可也够咱們受的啦！”何小海微喘着氣說：“平爐上要是再創造新紀錄，我們的日子就不好過啦。”

“沒有什麼了不起，我們有手有腦袋，別人能想辦法，我們也能想辦法。下班啦，夜校讀完書，回家好好睡一覺，精神養得足足的，明天咱好接着干。”

“我還有一趟料沒運呢！組長，你先回去。”何小海站起來就要走。

吳立本一把拉住何小海，笑着說：“不，上學要緊，念完這學期就是大學生啦！剩下的料我給你運。”他見何小海不好意思地笑着，便接着說：“去吧，等我算那些雞呀兔的數學題的時候，你多幫幫大叔的忙就行啦，快走！”說着，他搶先跑出去，一面對接班組員布置任務，一面推着車子“轟隆隆”走了。

何小海揀了條行人稀少的小道，一個人挾着書向廠門口走去。走到通往工廠花園的那條偏僻的林蔭道時，突然，身後車鈴響个不停。他扭回頭一看，黑暗里駛來一輛自行車，車燈

雪亮，騎車的人很神氣地撒着鈴。何小海往道旁一讓，但車子沒有駛過去。只是慢吞吞地在不遠的地方釘着他。他滿肚子火，盯了下騎車的人，沒有想到，會是張小梅。

“喂，怎樣，今天第一個回合，我們女將可沒有輸給你們這些男子漢吧！”張小梅先開了腔。

“神氣什麼？我們也沒輸給你。”何小海沒好氣地回答。

“那麼，就等到明天瞧吧。”張小梅說。

“明天就明天，還怕你們‘祝英台’！”何小海把手一伸說，“請吧，咱們戰場上見。”

“好，反正我們輸不了。”張小梅將車子踏到何小海前面說，“先不談這個。……昨天，晚會上演小放牛的是你？”

“有這麼點兒。”何小海挺神氣地回答說，“問這干嗎？你又不是舞台監督。”

“等我們競賽勝利了開慶功會，拉你的節目唄！”

“就凭你們？……”何小海聳聳肩膀，露出藐視別人的神態說，“你們要是有一天，嘿，用不着拉，我自己會送上門來的。”

“那就算說定了，”張小梅低頭看了何小海一眼，沒話找話的轉身說，“怎麼，上夜校讀書？”

“文化革命嘛！誰還不讀書？”何小海生硬地回答。

“讀初中嗎？”

“嘿，門縫里看人！我讀高中三。”

“啊，比我高一級！”

“這还用說，當然要比你高。”何小海象是打了勝仗似的挺起胸膛，精神百倍。

“好吧、我的同学，来，坐在后車架上，把你帶到夜校里去。”張小梅瞥了何小海一眼，大方地拍拍車把說。

“什么？就凭我这样一个大男子汉，嘿，給姑娘家捎着帶着？”何小海看了張小梅一眼，象是受了侮辱地搖着头說“不行，不行！”

“那么，照你說，該怎么办？”張小梅虎着眼說。

“怎么办？”何小海皺皺眉头，說，“我騎車子把你捎走，……这才……”

“得啦，我看你的綽号小鉄牛，應該改成小封建。”張小梅打断對方的話头，气呼呼地踏着車子走了，但踏了一段路，回头看了下何小海，又把車子踏回来，跳下車子說：“好吧，反正都是一样，你騎唄，我乐得省点力气。”

“这……”何小海給这个突然的举动窘住了。說实在的，他自己独个兒騎車子，还要搖来晃去，哪有本事帶人。但他看了張小梅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又不服气的挺着胸脯說：“行！我騎。”

張小梅在后車架上坐好后，何小海扶着車把，暗暗替自己打气，要自己不出洋相。但脚一跨上車子，車子就不听他的話左歪右閃地搖摆起来。

“喂，喂，喂，你到底会不会騎？”張小梅惊叫着，“快下来，快下来！”

“放心，摔不了你。……”何小海强打精神踏了几下，沒有想到，話沒落音，車子猛地一閃，連人帶車子全摔倒了。

何小海急忙起来，扶好車子，看見張小梅坐在地上用手撫摸着膀子瞪眼看着他，他的臉一下紅得象关公，手足无措，不

知怎么办才好。

就在这时，厂里的大喇叭响了，广播员用兴奋的声音报告：同志们，又是个新捷报，平爐車間一号爐許长根炼鋼班，每爐鋼冶炼時間从三点三十分縮短到二点五十五分；鋼产量增加了二吨。这个班創造了全国第十次冶炼新紀錄；打掉了二号爐王阿三炼鋼班下午摆的擂台。……

“唉呀！快了这样多，……”何小海惊叫起来，但低头一看見張小梅时，又学着吳立本的話調，故意說，“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兵来将擋，……啊，啊，下次我再带你上夜校，我有事……”說着，他把車子放在地上，乘此机会拔腿往回跑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逃学啦！”張小梅跃身站起来，詞不达意地喊。

“我明天去补課。”何小海边跑边回头喊着。

“真倔强……”張小梅看着他的背影嘀咕着。

大喇叭繼續响着：轉爐車間創造了日产九十爐鋼的新紀錄。……

大道上，下班工人怀着激动的心情，議論着这些喜訊。何小海焦急地向平爐車間跑去。

大喇叭繼續响着：軋鋼車間采用双层烘鋼法，产量跳了一倍。……

吳立本推着何小海剩下的一車矿石，走到平爐車間卸料的地方，听到大喇叭里的捷报，兴奋地对旁边的运料工說：“嗨，全厂都駕在火箭上飞啦！”

“可我們运料組，却要給人家摔下来啦。”何小海满头大汗地赶了进来，接着吳立本的話尾叫嚷着。

“別泄氣，走！”吳立本拉着何小海折回頭跑到運料的各處地方。

一會，他們出現在鋼軌上，調整了人力，把兩部空車子并在一起推向原料場，抽出人力去推裝料的車子。

一會，他們又出現在平爐車間卸料的地方，拿着油壺，抽空替推不動的車子加油。

已經下班的工人，看到他們下了班還在干，也參加進來支援，兩個人推一輛車，加速向前奔去。

吳立本擦掉臉上的汗珠，長長地舒了口氣，拍着何小海的肩膀，滿意地說：“你看，我們不全跟上了嗎？……快做大學生了，遇事要沉住氣，多動動腦筋想辦法，別只知道嚷嚷，那頂得了什么事。”

何小海一面上油一面咧着嘴笑了。

“才七點半呢，還有兩節課好上。”吳立本掏出挂表看了一下，對何小海說：“高中生，起步走，別耽誤了功課。”

四

吳立本踏着輕松的腳步準備回家。但走到平爐車間門口，看見平台上有很多人在指手划腳地談論什么事，又不知不覺車轉身向平台上走去。

平台上圍了十幾個人。王阿三、許長根等一伙人正和各班爐長、車間技術員等在開“爐前諸葛亮會”，車間主任吳德成，黨委書記李東也在場。看來，這個會議開得很不平靜，大伙面紅耳赤，在激烈地爭辯。

王阿三揮着手，暴跳如雷地對他身旁戴眼鏡的技術組長

和一个矮老头工人，大声吼着：“我认为出钢前，加热铁水脱氧是个好方法，你们凭什么反对？……这样做了，每爐就能多出两吨鋼，你們明白嗎？”

“我明白，王阿三同志，誰都愿意为国家多增产鋼鉄。”戴眼镜的技术组长沉着地说，“你提的建议，書本上没有，全世界也没有！自从有了平爐，向来都是加錳脱氧的，那里有加热铁水脱氧的方法呢？……”

“我的技术组长，世界上没有的事情多得很，可我们中国就不能带个头嗎？”王阿三說着轉向許长根，“师傅，你是我們車間最老的炼鋼工，你說說，这方法行嗎？”

許长根翘翘花白胡子說，“照我看，这是好法子，出鋼前加了热铁水，爐子温度不会受影响，这样，鋼产量增加了，冶炼時間也不会长。”

“許师傅在爐子旁边待了三十多年，他說行，那准行。”另一个炼鋼工在旁边帮腔。

“唉呀！老許，你怎么也跟这些小伙子們起哄啦？”那个矮老头沙哑着喉嚨說，“你們要为爐子想想。这些十吨爐子，已經出到十九吨鋼了，还要怎么样？你們拚命的加，爐子肚子只有这样大，你們說，这不是成心要它的命，叫爐頂全塌下来？……不行，我是护爐技师，拚了也不行。”

“你整天就記得爐頂。当初，爐子要炼十五吨鋼，你也叫呀跳的，說要睡在爐頂上和大伙拚，結果，你爐頂沒睡成，爐子現在都炼到十九吨鋼了也沒事。……”王阿三繼續跟他爭辯着。技术组长打断他的話說：“就是因为都炼了十九吨了，才不能不考虑爐齡的問題呀！”